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
### 第三十回 淫娼婦私情欣舊續 小伙計暮色起相思

上回將馬永貞表過，所有下手的徒弟們，均不細述，以免繁雜而多閒文。單說胡寶玉懼永貞一怒之威，送了他二百銀元，暫圖一時安靜。永貞去後，心中既恨且悔，足足睡了兩天；又囑咐阿金、阿珠等大姐、娘姨以及樓下的幫腿、相幫，都不許在外聲張，免得被人笑話。從此丹桂園也不敢再去，慾念也消了一半，安分守己過了兩星期，連看跑馬都不甚高興。只坐了一天馬車，傍晚即歸。惟堂差則照常出去，不過恐生涯冷落罷了。那一日晚上，往新新園出局，聽那席間一位客人講起馬永貞被害一事，怎樣在一洞天吃茶，怎樣遇仇家暗算，怎樣腳上吃刀，還踢死了一個人，怎樣送至醫院，傷重畢命各情形，細細告訴那個朋友。又說這樣的英雄，惜乎死於非命，可見冤仇宜解不宜結，世人當以此為炯戒。寶玉聽了，暗暗稱快，熬不住問那客人道：「格件事體，阿是前幾日弄出來格介？俚格仇家是啥人？啥落能格刻毒，要弄殺俚格性命呢？」客人道：「就是今天清早的事。據說仇家是個馬販子，叫做顧忠溪。但不知為著何事，用這刻毒的手段，外面卻無從查考呢。」寶玉也不再問。侑了一回酒，少停回轉家中，與阿金細述一遍。阿金因身上發了寒熱，故未出外跟局，此刻聽寶玉一講，也拍手快活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天老爺倒底有眼睛格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格種惡人，閻羅王收仔俚去，世界浪要安靜得多篤！」寶玉道：「奴末撥俚詐仔去二百洋鈔，應該恨恨俚。搭俚是無啥仇寇，啥落亦實梗恨法介？」阿金道：「喔唷，不過聽俚罵仔兩聲，看見俚格虎勢佬。我辯得幾句說話，幾幾乎撥俚打著兩記。虧得我避得快，總算是便宜貨，勿然，格種拳頭打殺，也未可知格。格落當日撥我咒罵，阿殼張竟會咒殺格，就死撥我看，想必碰著仔惡時辰哉。」寶玉道：「並勿是碰著啥惡時辰呀，格格就叫『惡人自有惡人磨』。若然會咒得殺人，要末格張嘴是毒格哉！」

兩人說笑了一回，阿金因頭痛腦脹，先自睡了。阿珠伏侍寶玉卸了妝也各人被安眠。惟寶玉雖甚暢快，然牀衾孤擁，熬不得竟夕淒涼。所謂「江山好改，本性難移」。在前半月心頭悔恨，想不到半邊被冷，而今憾事已消，怎禁得欲心復熾？又勾起曩夜的念頭，思與月山重尋舊好了。故翻來覆去，直至雞聲初唱，方才夢入黑甜。天將發亮，阿金雖出了一身汗，熱勢已退，但口中燥渴異常，勉強走下牀來，到寶玉房裡，在靠牀妝臺上取了一把茶壺，早已冰冷，卻也顧不得了，嘩嘩倒倒的倒進喉嚨，猶如醍醐灌頂，冷沁心脾。正當吃得爽快之際，忽聞寶玉夢中囁語，嬌聲宛轉，低低喚那「月山」兩字，其餘說的怎麼話，卻又聽不清楚，大約神女、襄王此刻正在陽臺相會。阿金也不去驚動他，仍回自己牀上睡了，暗想：寶玉心事原來又注意於月山。我少停且探他的口氣。如果仍舊托我，我倒好騙他幾塊錢用用，他還情願願的感謝我呢！並非我沒有良心，只因他太覺淫賤，翻覆無常，有了這個，忘了那個，去了那個，又要了這個，全不以銀錢為重，只貪著眼前的歡樂。一年一年的過去，別人雖暗暗提醒他，常常勸阻他，他終當著耳邊風、口頭禪，以為廣結交情，遍嘗世味，方不辜負青春。反不如我們做大姐、娘姨的，尚留後日退老地步。只怕閱盡繁華，將來無收成結果。我何不趁他好的時候，弄些銀錢，積蓄那吃飯的根本呢？盤算已定，重又睡熟。

及至一覺醒來，已是午餐之後，身上寒熱退淨，腹中也覺饑餓，即便披衣下牀，來至寶玉房中，僅不過步履軟弱罷了。見寶玉雖已醒，仍舊擁被而臥，掛起了半邊帳子，阿珠在旁倒茶伏侍。曉得寶玉身子不快，便立在牀前問道：「大先生，阿有點勿好過佬，啥落面孔浪紅得勒？」說著，伸手向寶玉額上一按，又道：「怪勿得實梗，頭浪有寒熱勒浪。」寶玉低聲慢答道：「奴昨夜頭末困勿著，面孔浪升火得嘸淘成。好容易等到天亮快，難末算瞞著哉，勿殼張故歇醒轉來，身浪才有點熱，想必外頭去受仔風寒洛，連搭心裡末怕煩，嘴裡末乾燥，吃茶才勿殺渴格，格末叫難過得來！奴末實梗，阿好勒介？」阿金道：「多謝，我倒好格哉。晏歇點，大先生阿要請郎中看看，吃一帖藥罷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格毛病，只怕郎中才勿識貨格，吃差仔藥，倒要勿局。格落讓俚吃希，像實梗，一樣會好格。」

阿金聽了，明知他的病根已在夢中泄漏，卻不去說穿他，只把隱語去打動他，讓他自己招出來，托我辦這件事，方好於中取利。故等阿珠走出房去，又向寶玉說道：「大先生肚裡阿有啥難過佬？勿然末，尋常格寒熱小毛病，請有名氣格郎中來看，有啥勿識貨介？」寶玉歎了一口氣，答道：「奴肚裡是無啥，倒是心裡難過，說勿出，話勿出，橫勿是，豎勿是，甩末甩勿開，篤亦篤（篤即丟字之意）勿落，撥牢勒心浪仔。奴自家才解說勿出為啥佬，格落請仔郎中，也未必見得懂格。」阿金道：「我郎中末勿做，格病倒有點懂格，而且有一個丹方勒裡，阿要試試看，包蠻靈驗格！」寶玉道：「瞎說，登勒奴身邊仔長遠，奴從來聽見說歇。」阿金道：「前頭用勿著，我說俚作啥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既然勿是瞎說，格張丹方叫啥格名堂嘎？」阿金道：「自然有名堂格，並且有兩個得來。據說是仙人傳下來格，叫定心丸，亦叫如意丹，專門吃格種毛病格。故歇我想著仔，格落叫試試呀。不過吃好仔病，哪哼格重謝我介？」寶玉道：「真格醫得好奴格心病，隨便要奴謝啥，奴無不勿肯格。倒是說格丸藥，藥材店裡阿有得買格介？」阿金道：「買雖無買外，格兩樣藥味，我記得清清爽爽勒裡。」寶玉道：「倒背（讀倍）撥奴聽聽看，奴有幾味藥也有二毫半懂格。」阿金本無方子，那有藥味？不過借此打動寶玉，使他把心事實言。今問我是那幾樣藥，幸而我曉得藥名，不防逞嘴胡說，將月山的姓多說幾個，諒他聰明伶俐，必然辨得出滋味。遂答道：「大先生聽好仔：第一味是犀黃；第二味是大黃；第三味是天竺黃；第四味是人中黃；第五味是黃耆；第六味是黃日菊；第七、第八、第九味是黃連、黃芩、黃柏，加入黃明膠糊丸，用黃蘆水一碗，法丸如梧桐子大，或當作煎方亦可。格張方子，樣樣才是清涼藥，寫心經、腎經格火格，想阿好呢勿好？」寶玉聽阿金背完，全是「黃」的藥名，分明話裡有因，先已參透我的心事，便笑道：「說格藥，樣樣才是『黃』格，啥落生地黃搭仔熟地黃倒勿用介？」阿金也笑道：「格服定心丸，如果吃得對末，自然再加熟地黃補進去，勿然要嫌俚滋膩格。至於生地黃是勿補格，前頭末用得著。故歇下元虛哉，除脫仔熟地黃，有啥格補藥吃介？倘使膽小末，只要用一個烏梅、三錢原金斛，怕俚作啥嘎？」

寶玉聽他說用熟地黃，是指我舊日相熟的黃月山，除他沒有別人了。若膽小則用個烏梅，「梅」與「媒」聲音相同；原金斛者，是原差我阿金之意。足見阿金善於詞令，編造出許多藥名，甚為切當，前來試探我的心事。真是一服絕妙的定心丸。且他又毛遂自薦，我亦何必瞞他，自尋煩惱？況本因此事難以啟齒，故末相托；今既他湊趣上來，不說更待何時？遂在被中坐起，湊到阿金耳邊，低低相告道：「奴實勿相瞞，自從吃仔永貞格嚇頭，奴心裡一逕懊惱煞，倒也想著俚。故歇永貞死仔，雖則末蠻快活，勿知哪哼提醒仔奴格心事，想到仔月山身浪。不過哪哼會猜著格介？」阿金道：「阿曾做歌夢佬？」寶玉道：「今朝天亮快，夢是做歌格。奴夢頭裡格事體，勿見得會曉得勒海。」阿金道：「我告訴仔罷，心裡向格事體，是自家夢裡說出來格，勿然我既勿是仙人，亦勿是肚皮裡格蛔蟲，哪哼能夠一猜就著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倒有一樣勿好：奴前頭已經搭月山割斷，故歇再去請俚，只怕俚勿肯來末那處嘎？格落奴勒裡難過呀。」阿金道：「勿礙勿礙。我猜上去，俚一定來格。好得前頭搭俚割斷格辰光，送俚二百洋鈔，客客氣氣，並搭俚面紅赤頸。我是原經手，才曉得勒裡。故歇仍舊我去請俚，說兩句好看閒話，包一請就來。現在放勒心浪，想壞仔身體，倒推扳勿起格。」寶玉道：「格件事體，如果弄得成功，奴終重重謝末哉。」阿金道：「謝我倒勿要緊，不過月山要格洋鈔，勿能勿應酬點格！」寶玉道：「格是自然，奴譬如撥永貞白詐仔去，還受幾化冤枉氣來。況且銅鈔、銀子，奴本來勿算格，隨便哪哼辦末是哉。」阿金點頭答應。

二人正當說著，見阿珠走進，便不再說此事，並非要瞞過他，為因等事成之後，方與他細細說知，免得早露風聲。此時寶玉把心事略略放開，覺腹中也有些餓了，即命阿珠取稀飯過來，與阿金各吃了兩碗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阿金過了一天，身子已是強健，即去尋訪月山。但恐睽隔多年，不在原處居住，故先往丹桂問了案目。果然場已搬了，惟相離原處不遠，幸得一尋就著。卻巧傍晚之時，月山尚未出去，一見阿金到此，早已猜透了八九分：定是寶玉差他來請我的。雖回想前事，深怪他棄舊戀新，薄情寡義；然當時割絕，尚送我二百塊錢，不算得□分決裂。若此刻果是請我，我何妨乘機騙些銀子？

諒他在要我之際，斷不吝惜以壞好事。縱現下我已與李巧玲結識，不便再與寶玉往來，但巧玲處近有貴客李長壽盤踞，揮霍甚豪，我亦避嫌不去。不如趁這個當兒，暫時向寶玉處走動，有何不可？即被巧玲知曉，我也好伸說內中的意思，決無妨礙。月山想定主見，聽阿金叫了一聲「黃老闆」，便假作不知來意，問道：「阿金姐，我與你多年不見了，你如今可仍在寶玉那裡嗎？」阿金答道：「是呀，我仍舊登勒格搭呀。黃老闆一向好格？倪先生也勒浪牽記呀。」月山道：「你休說這好看的話兒，他從前不要我去，怎麼忽然記著我呢？」阿金道：「以前格事體，說俚作啥介？故歇末只管故歇，別人（讀白銀）家真真勒浪牽記，倒惹說格套閒話，阿要氣數！」月山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今天到我這裡來，究竟有什麼事情？快些講明白了，我此刻還要出去呢。」阿金道：「老老實實對說，倪先生請過去，格落叫我來格。」月山搖頭作難道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一來因你家先生沒有常性，久必生我，使我丟臉；二來我沒有興致，心緒不寧，日夜為這個銀錢，那裡有片刻閒情到你家來頑呢？你代我回覆一聲，叫他別尋主顧罷。」阿金知他作難，便把嘴批了兩批，說道：「啞喲啞喲！實梗推三阻四哉。倪先生不過心惑點，待終算嘸啥。要銅鈔銀子，嘸不勿應酬格。故歇如果單為格浪，搭先生終好商量格，放勒心浪作啥？難道倪先生格脾氣還摸著格來？就是恨倪先生，亦應該看我面浪，到倪格搭來，說啥格別尋主顧介！」月山本待他說這幾句話，所以欣然允諾道：「你既然這樣說，我就看你面上，去就是了。但今夜沒有工夫，須明晚□一下鐘，做戲散場後，方好到你家來，斷不爽約的。」阿金聽他答應，即忙起身作別，走了幾步，猶回頭笑說道：「放生末當心點！」說罷，自去回覆寶玉，毋庸煩敘。

且不言月山今日出外之事，單說寶玉寒熱已退，又聞阿金回覆，說明晚月山一准赴約，心中歡喜無限，獎勵了阿金一番。到了早晨，身子已照舊如常，離牀梳洗。所謂心病須將心藥醫，現已吃過了定心丸，自然病去身安，專等晚間敘舊。

果真月山並不爽約，至晚上□一句鐘，來與寶玉重續鸞膠，把往事一筆勾銷，只講那現在的恩情。此時寶玉得遂心願，正如：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

說不盡枕上山盟，衾中海誓，畫不盡並頭纏綿，交頸綢繆。雖是昔日故交，不啻新婚燕爾。斯情斯景，過來人諒能默喻，何須在下描寫，漏泄春光？況寶玉與月山有染，此段已是第二次了。若再縷縷細述，未免重贅，故略表幾句就算交代。實因此事真確，並非在下捏造而成，且引起下文一段情節，不得不復行表白，否則尋常與伶人交好，在下早已刪去不載了。

話休煩瑣。仍說月山自與寶玉交涉後，不及一月，已向寶玉借洋兩次。寶玉一一依從。因此月山常來常往，雖係假情假義，面上卻較前更密，無非為著銀子罷了。即阿金也得許多賞賜，阿珠亦略沾分潤，彼此都和著寶玉的調，以致寶玉的用款更大了。且寶玉性愛奢華，又喜遊蕩，近來天天出外，坐車向各處閒行。

那日午後，又同阿金往味菴園啜茗，打扮得更新奇特別，舉止風騷，令人銷魂奪目。才入園中，便有一個年輕後生隨來隨去，亦步亦趨；及見寶玉坐定吃茶，他亦立著不走，呆呆向寶玉注視，板著臉面，瞪著眼睛，反綁著手，伸長著頸，張開著嘴，不住的饞涎欲滴，別有一副慕色的極形。寶玉睹此醜態，好像眼裡看得飽的，分明是個極生，不禁微笑了一笑。那知這後生弄錯了，只道美人有意於我，當作秋香三笑留情，急忙去打聽這美人究竟是誰家姬妾？何處嬌娥？逢人便問，幸得旁人告訴了他，說不是人家的婦女，是海上頂紅的名妓胡寶玉。他打聽明白，仍回到寶玉吃茶處，凝神注目，如醉如癡。其實寶玉見他相貌不揚，呆若木雞，何嘗留意於他？故吃茶到五六下鐘，自帶阿金回去。剛正出園上車，偶然回轉頭來，那後生依舊跟隨，在車旁垂手站立，彷彿官場站班，下屬見上司一般。寶玉認道他是癡子，又飄眼笑了一笑，如《西廂》所云「臨去秋波那一轉」之句，早把那後生的魂靈兒勾了去也。期時寶玉馬車去遠，轉瞬間影蹤已杳。

不談寶玉歸家怎樣。單表那個後生，是錢鋪裡的一個小伙計，姓史號發賢，寧波人。年紀不過二□有零，情竇雖開，卻從未閱歷花叢，見過有姿色的名妓。不意今日閒遊味菴園，突然遇見了胡寶玉，毋怪他□分羨慕，饞涎欲滴，只管跟隨著飽看。待到寶玉出園上車，兩番目逆而笑，以為寶玉留情，甚是得意。及至寶玉車已去遠，猶翹首癡立了好一回，幸被路人將他一撞，方才魂魄歸舍。見天色已晚，遂即僱了一部人力車，回轉店中。從此刻刻想著寶玉，又恨自己一無銀錢交結，二無朋友引領，縱彼含笑目我，我怎好到得他家？且不便與人商量，惹人恥笑，獨自悶在心頭，天天茶飯懶吃，夜夜魂夢難安，說不出那相思之苦。

正是：迷魂畢竟多魔力，賣笑居然有俠腸。

欲知史發賢可曾到寶玉家中，且待下回再述。